

[

這冊是散文詩的東西，格調
蘊蓄，作感不足，因之造成非驢非
馬的文章，作者極近弄巧成拙，試
想讀者不能盲目接受一切的罷！
那麼不敷用，後將瓶的，你可以少
弄些罷！

健疑老人誌于咀寂齋

MC9
I266
576



版初日一月九年十三九一

編主社荔
行發店書鶴金州廣
分五角二洋大價定

刷印英培在

此書獻給在荒野的與妹與湖弟

內 容

冬的夜

夢

人鳥

紫色的夢

和平的地獄

我漫遊於曙光之下

夢的追思

夜祭

暮鴉

深宵底摸索

女屍

鷄雛的故事

蘭的影

冬 的 夜

冬的夜，我徜徉於露珠晶瑩的野徑中。

冬的風，凜冽地吹來，閃閃的露珠顫舞——樹梢的，草叢的，與及天際的星星，都在一樣地顫舞，閃爍。

草徑，山崗，森林，……都在顫舞。大地上每一件東西都似乎在顫舞着，掙扎着的喲。你看，天際的白雲一片一片的舞動，消滅；花間的月影

暗暗，明明·呀呀，全宇宙都在舞動着的，全宇宙都在掙扎着的。

我在寒顫的草徑走着。我走到一處更其顫舞的山崗——

在這山崗，我看見很多露珠都顫舞得溶化了，我看見很多沒有顫舞的露珠也溶化了。

——哈哈，爲甚麼它們都喜歡顫舞呢，反正都要溶化的？

我知道它們原是水氣而成的一種現象，是一定要溶化的；但任由它自然地溶化下去不好嗎？爲甚麼在溶化之前的一刹那，祇剎那之間要掙扎得這樣厲害？這樣起勁？這我實懷疑。

我正懷疑，懷疑那疲憊的掙扎，忽然的冬的風又復兇酷了，兇酷地吹

來。露珠則更其顫舞，顫舞………溶化。

驟然地我聽到有人的聲音，嗡嗡似在奮興着的聲音。我懷疑自家的耳朵是顫動，顫動有聲。然而四週都在嗡嗡地應和着的。

——顫舞呀！掙扎呀！

聲音更清楚了。冬的風更凜冽。露珠更顫舞。

——一切都顫舞呀！一切都掙扎呀！

於是冬的風更凜冽，露珠更顫舞。

我看見有一位強健的，宏偉的，滿身光芒的好像摩非時特一樣的男子立在我的身旁，又兇惡，但又在微笑。

——一切都顫舞呀！一切都掙扎呀！

他說了之後，更行近我的身旁了。且對我微笑。這微笑似乎要壓屈我之憂色。

——朋友，來吧！請助我啓發這宇宙的顫舞！請助我激起這萬物的掙扎呀！

——喲，

——一切都要顫舞的，一切都要掙扎的呀！

——但是顫舞之後、掙扎之後，同一樣是溶化的。

我顫動的口唇吐出我的懷疑。

——但是不顫舞，不掙扎，如你所說同一樣是溶化的，天帝祇給它們

以剎那的結集：一刻之前是如金剛石一般美麗，但一刻之後，它又祇得消滅了。美麗的時節，原祇有一閃的光陰的呀！而在這一閃的剎那之間，它們如不努力的閃爍，如不更猛力的表現它們的美麗，則它們的生命也祇如污濁的玻片一樣，金鋼石的光芒，它們是不會享受的呀！

——呵！

——天帝知道在這短短的剎那間，它們有一部分是不思閃耀着它們寶貴的光芒的，仁慈的天帝便創造了進化奢望；天帝也知道它們有部分是最弱的，便創造了戰爭與狂飈……朋友，這看來似有點殘酷了，似有點忍心了，但天帝却不願意它們無意義的結聚着，天帝寶貴那一閃的光陰。

——呵！

冬的風又復兇冽了，露珠顫舞。那位男人又奮興地叫了——
——一切都顫舞呀！一切都掙扎呀！

十八年十一月廿一日

夢

我夢見自己在一塊無際的沙漠上徜徉——

這沙漠是和平常的一樣沒有樹木與花草，并且，也沒駱駝與途旅；祇是陣陣的冷風吹來，吹起了無數的細沙與塵埃，正如在濃霧的早晨。

風愈是大了，沙石愈是紛飛，沙漠更加朦朧了；我看見許多異樣的幻景，并且，在浮雲般移動着的塵埃之間，我發見一位像神話裏的怪魔一樣

兇惡與難看的老者和一位倩美的少女。

「……………」

「……………」

他們似乎在兇惡地說話。但是我聽不清楚了：我恐怖這是謀害我的話。
我在恐慌，我且驚奇。

我在恐怖，我恐怖地匍匐上前。

「少女！噲，少女，你不要忘記神的話呀！……………」

我大覺奇怪，這猙獰的老者就是所謂神？我生出異樣的感覺來，我默默地凝視着這奇怪的事跡——

「少女！噲，你不要忘記，你不會忘記吧？神賦予你如玫瑰般的倩美

的容貌，神賦予你如狐仙般的嬌媚的表情，神賦予你如黃鶯般的清越的喉音，神賦予你如狡兔般聰明的智謀；并且，神也給你一夥像兒童的不安定的心，也給你一種不為理智所屈，不為感情所化的不能摸測的脾性，噲，你有一切的威權了——你可以顛倒衆生，你可以誘惑衆生了，如其在你喜歡的時候。去吧，少女！去吧，照神的囑咐，任意優遊人間。」

「唔，唔。」

我仍在沙漠上徜徉——

沙漠仍然是一樣的沒有樹木與花草，仍然是一樣的沒有駱駝與途旅；并且，也仍是吹風，也仍是迷朦。

我在深思，深思這神的教訓。

忽然的起了一種異樣的聲響。

我看見有一位英偉的男子正從遠邊奔來。美麗，勇敢，剛直，強健。

我知道這是一位絕世的英雄。

他一壁奔馳，一壁號叫。

「唉！我的人兒，你從此就去了麼？從此就翻面不愛我了麼？唉！我的人兒，你該知道我是如何的愛你呵！自從你去了之後，我痛苦，呻吟，好像深陷在阱裏不得解脫；我悲感，恐懼，好像徜徉終夜，將永得不到光明！唉！我的人兒呀……」

這位絕世英雄的兩頰暗淡的發光。噫噫，他在流淚了，他在流淚

了。

「唉！我的人兒呀，你還記得？爲愛你，我曾經摔碎我的寶貴的皇冠；爲愛你，我曾經犧牲了我的功名利祿，然而如今你是去了，你是去了！唉唉！我的人兒，你就從此去了嗎？你就從此翻面不愛我了嗎？不愛我了嗎？唉唉！……」

英雄去了，一切復歸於沉靜，無沙響，無風聲，沉默了的宇宙。

我仍然在沙漠上徜徉——

忽然的風又起了，沙石又復紛飛。朦朧之中我又看見那位瘴惡的老者了。那位神立在我的跟前。我恐慌了，我怕他那邪術的感受，我更怕如那

絕世英雄的悲慘。唉，我大恐慌了。

我正想走，他却已抓着我的衣襟了。

「噲？孩子，你在憐惜先前跑過的那位青年嗎？你是厭惡我的施與嗎？孩子，」

我憎恨他那殘忍的教訓，我憎恨他那猙獰的面孔，我沒有回答他。可是，我實在也恐慌了，我想不出什麼話兒回答他。

「喂，怎的不同答神呀？」

我更恐慌了，我肉跳心驚，雖然他已經把我放了。

「其實，孩子，你也太不懂事了；你何用憐惜，更何用憎恨？你該知道這原是神創造你們人類的本意呀！欸欸！不懂事的小孩子。」

他在驕傲地微笑；我在悲傷地驚恐。

忽然的風更大了，老者去了，然而那倩美的少女却更嬌媚地來了。於是我更大恐慌。我便走了，她却追來。我走，她追，走走走，追追追，終於我是醒了。

十七年十月廿九日

人鳥

我入夢了，然而我的感覺分外地清醒。

我夢見——深沉寂靜的幽谷中，祇我一個微笑着，歡舞着的浪人。但是，我不怕深沉，寂靜；我私心微笑，竊喜。我竊喜這兒沒有軋軋的機聲，我竊喜這兒沒有虛偽的塵影。這兒祇是一個人跡未到的幽谷，這兒祇滿

載着喬松與蔓草，呀，是多麼的神秘，是多麼神秘的安寧，多麼神秘的舒適！我讚美了，我讚美自家終日游戲於惡園的身軀，復得約但聖水的施洗；我讚美自家的生命之花不再播種於荆棘之地。於是我微笑了——

我微笑着優遊於喬松蔓草之間。

——這和平的天堂，這美麗的樂園！

我正在讚美我的身心今後復得安寧，我正在幻想我未來的歡欣。忽然的從天空飛來了一隻人鳥。這人鳥呵，她有一切的美麗，她有一切的嬌情，從口中散發出來一種人類的可愛的聲音。她似乎要對我說什麼話似的；然而我却憂慮着：我怕她的美麗，我怕她的嬌情，我更怕那醉人的聲音。可是這可怕的聲却向我耳邊送來了！

「噲，美麗的青年，可愛的美麗的青年呀！……」

這聲音使我驚奇，這聲音使我驚奇地站着。

「你不感到寂寞麼？倩美的青年呵！你沒有伴侶，你沒有友人，你祇孤零零地在幽谷閒遊。這是多末寂寞的行遊呀！倩美的青年，多末無趣的行遊呀！」

這人鳥，這嬌情的人鳥，吐了這麼多的醉人的聲音。然而這醉人的聲音，却祇給我冷笑，冷笑失聲。

「青年，美麗的青年，」這人鳥保持她的醉人的嬌聲，說着：「你知道你如今還在青春的時節活着的，你應該拿着你的熱烈的紅心，追求你的朋友，你的伴侶；你將從那裡得到美滿的幸福，那裡有『愛情之海』等待你

的游泳，那裡有「友誼之島」等待你來棲居，那裡有一切的「幸福之花」等待你來採摘。呵呵，青年，美麗的青年呀，努力的追求吧，追求你青春的幸福。你應該寶貴你黃金般的青春，你不要如此樣的把它消滅於荒谷。追求吧，努力的追求吧！你可敬愛的倩美的青年。」

我更冷笑了，這人鳥，這美麗的人鳥是如此樣的無知。

「不能，」我說，「人鳥，不能，我不能追求，我不願追求這痛苦——你說的幸福，我用不着這許多了，我更用不着朋友與愛人。呵，人鳥，謝謝你，謝謝你可敬的人鳥。」

這人鳥，這無知的人鳥聽了我的話似乎在惋惜而失望。

「青年，你瘋了吧，你瘋了吧？你不應把自家美好的青春容易的丟棄

了呢，青年，你瘋了吧！……」

「不，我不會瘋的，我甚清醒呢；我知道你是可敬愛的仁慈的神。我不是瘋的呢！」

「然而你該寶貴你的青春。」

「青春？過去的青春！死去的青春喲！」

「追求你幸福的青春！」

「唉，追求，在昔日的春天，我不是也如你所說的努力追求麼？然而我努力追求的結果，是不堪言的傷痕，是不堪言的殘跡，呵，不堪憶念的青春，已如萬人踏着的污泥了！」

這人鳥似乎很是惋惜，便在惋惜之下飛去了，飛去了！於是我又復微

笑——

我微笑着優遊於喬松蔓草之間——

十七年十二月七日深夜。

紫色的夢

——寫給新識的朋友SS

「快樂啲！……………」

似乎是那位新識的朋友的聲音，朦朧地似是站在自家的病榻之前。

「呵，是啲，快樂啲！新識的朋友。」

我把帳帷掛上。然而我的朋友的身影與聲音都已經失去了。于是我甚驚奇，我猜想着什麼，詢問看護我的媽媽時，她說並沒有人來過；祇是見

我又胡亂地說了一堆沒有次序的囁語，大抵是夢見什麼了。

「是吧，是夢吧。」

媽媽復把帳帷放下，在黯黯的燈光之下我又昏迷地睡着了。

入夢了——似乎是在無人的國度裡。然而那裡有和平婉轉的黃鶯，有翠綠的垂柳；並且，在平坦的地段，叢生着無刺的美麗的薔薇。這美麗的薔薇之坪，我和我的朋友舞蹈其間。呵呵，我不知甚麼是疾病和苦悶了，我且喜悅地携着我朋友的手優遊。我忘記了一切人間的苦痛與悲愁，我更不願回憶往昔青春失意的殘跡。我只儘情的享樂，我享受目前一切的安適：無刺的薔薇是如此地的清香美艷，新識的朋友是如此地的熱烈的情誼。

。啊，我是如何地幸福啦。我是天之嬌子，我謝忱仁慈的上帝。

我望了望我的朋友，我望了望我身旁的薔薇，於是我更快樂了。我們停止了舞蹈，我們倒臥於薔薇之間。

「無人的國度是這樣的清幽，無刺的薔薇是這樣的艷麗，啊，我的朋友呵！……」

然而我的朋友祇是微笑着。

「朋友，儘情地享樂吧，儘情地舞蹈吧，祇有享樂才是有趣味的人生，祇有享樂才是人生的真諦！」

「然而！……」

我的朋友仍然是微笑着說了這兩個字便又停止了！

「我的朋友呵？」

「然而未來的遭遇呀！……」

我的朋友顧慮到未來的安危。這多末不痛快呀，茫茫的未來。

「噲，未來的安危用得着顧慮的麼？聰明的朋友呀，正如這無人的國度裡，我們不知道是否隱藏着無數的猛虎與毒蛇，與及那傷人的大鷲，但我們敬愛那婉轉的黃鶯，與及那艷麗的薔薇，我們便來這裡享樂，舞蹈，那隱藏着的猛虎與毒蛇，我們是不願顧慮到的呀。我們携着手唱着歌舞蹈於無刺的薔薇之間，是多麼暢快呀，是多麼暢快呀！我們那顧慮得到未來之安危，呵，我的朋友，儘情地飲樂吧，儘情地舞蹈吧。」

「是啦，飲樂呀，飲樂終生！」

于是我更快樂了，我且高歌。我熱烈地擁着我的朋友，舞蹈於無刺的薔薇之間。

「快樂喲！……」

似乎是那位新識的朋友的聲音。朦朧地似是站在自家的病榻之前。

「呵，是喲，快樂喲！新識的朋友！」

我把帳帷掛上，然而我的朋友的身影與聲音都已經失去了。于是我甚驚奇，我猜想着什麼，詢問看護我的媽媽時，她說並沒有人來過，祇是我又胡說了一堆沒有次序的廢話，大抵是夢見什麼了。

「是吧，是夢吧。」

媽媽復把帳帷放下，在黯黯的燈光之下我又昏迷地睡着了。

一九二九，一月廿四晨

和平的地獄

是傍晚的時節，天色黯然，四週滿佈陰霾，一切全都是疲倦之氣息。我躲在牀上，覺得非常的渴睡，過了一會，便悄悄地睡着了。在這疲憊的睡眠中，我得到一個奇異的夢。

我夢見自己在荒寒的沙漠中，灰沉沉的地獄裏。

這荒寒的沙漠，黑沉沉的地獄，是參雜着濃厚的霞霧，與飄忽的飛砂

；遠處幽魂底低微的叫喚，陣陣的虎虎的狂風——呵，一切都是顫動的，一切都是灰色的，全天地都溶化在這死灰色中。

我覺得奇怪，我怎會到這裏來，這顫動的地獄？我恐慌了，我旁邊沒有一個人，週圍也聽不到人的聲音，祇是低微的低微的幽魂的呼喚。

忽然的，從低微的呼喚中，我聽到一陣歡樂的歌聲，接着是有節奏的腳步聲。大低是幽魂的歌舞吧？我戰慄地躲在野徑之旁，大樹之後。

虎虎的狂風颳過，細的砂，微渺的塵隨着紛飛。歌聲，腳步聲是更接近了。我睜大了眼睛注視那歌聲的響處，覺得這歌聲這腳步聲是充着無限的歡樂的。但這聲音愈接近，我愈覺恐慌，我想到幽魂我就戰慄，我深深地躲在大樹之後。

啊啊，一個一個的携着手歡舞，一個一個的唱着和平的歌聲。且微笑，且親切，全天地又像充滿和樂的氣息：

「歌吧——」

歌那和平之美曲，

歌那和平的地獄！

舞吧——

舞那幸福的狂姿，

舞那歡樂的地獄！」

一個一個的幽魂去了，一句一句的餘韻也遠了，天地仍現灰黯之色。但我覺得懷疑：人於擾動之餘，便死而為鬼，鬼之王給他以一種更靈

敏的動作，於無影無形之中，他會使你痛苦，癡狂，死滅，如他們所欲；我以爲是如此，其他的人也傳說如此；但如今的事實却不如此；他們並不寧惡，並不兇悍，他們全沒有殘忍的心。他們祇在歌他們地獄的和平，他們祇在舞他們地獄的歡樂，他們並不是如此的兇忍。這使我是懷疑。

過了一會，虎虎的風又復狂颳，細的沙又復紛飛。歌聲，腳步聲又由低微而響亮了。

有一位和平的，溫柔的，慈祥的男子，他止歌止舞，立於我的跟前。我很詫異的望着他，然而我並不恐怖，我知道他是全無惡意的。

「噲，朋友，請和我們一起唱歌，請和我們一起舞蹈！」

「然而我是人，我有人類一切的痛苦，我沒有心思歌舞。」

「你是人類？這使我惋惜；你將何時得到解脫！」

「那末怎樣辦呢？我憎惡人類，但我也怕死亡。」

「然而，死亡是你幸福的開端呢！聽着，我告訴你。一直從前，人類全都是殘忍的，自相殘殺的，既沒有公平的法律，也沒有互愛的心；在『強與弱』的殘殺中過活着，天與地都給悲楚的嘆息籠罩着的。但我們的宇宙才是和平的宇宙呢！我們經過了死亡的痛苦，我們已覺悟了，我們全沒有一點自私心。我們是和平地互愛着，我們也用不到法律與道德，我們祇沉醉於歡歌，沉醉於舞蹈，沉醉於和平的生活。」

「然而我將何時才得救呢？」

「在將來，在死滅之後。」

「在死滅之後？」

「在將來，在死滅之後！」

我醒來時，我不渴望將來，我還覺得死亡是痛苦的。

一九三〇，七，十二日

我漫游於曙光之下

我夢見自己乘了一匹碩大的鵬鳥。我的鵬鳥振翼於曙光照下的空中，我甚覺快樂，我且舒適。

黃金色的曙光，照耀着自由的浩盪的天空。於是這自由浩盪的天空，就變成一個美麗的快樂的宇宙了——

我是幸福。我在這美麗的快樂的象牙的宇宙之中，我享受一切美麗的

快樂的天帝的施惠。

「親愛的哥兒，努力吧，勇敢吧，飛到那金色的太陽之廟！」

「是喲，是喲！美好的主人，你看，那金色的陽光多麼的美麗呵，我愛那陽光的照臨。」

.....

金色的陽光更加美艷了。然而我的身軀有點熱昏了，我的鵬鳥更感疲
迷。但我和我的鵬鳥是快樂着。

「主人，美好的主人，聽說太陽神的廟是非人力可能到的地方呢。說
是沒有人跡的，牠熱的力是可以燒斃極強健極勇敢的人，伊卡洛士，他是
勇者呵，但也因近於太陽的緣故而葬身於伊卡連海的。喲，那末是危險的

地方，是多危險的地方了！」

「噫，偉大的哥兒，勇敢的哥兒，你不是說愛那金煌燦爛的陽光？但是如今你却想起這不安的幻像來了，想起了那險地的恐慌。聰明的哥兒呀，你不要抑屈了你的快樂，你更不要悶悶地過着你的餘生。呵，你看那金煌的陽光是多麼的美艷，是多麼的美艷！聰明的哥兒，努力吧，勇敢吧，飛到那美麗太陽神之廟！」

「……………」
我的鵬鳥仍然喜悅地振翼前飛。

經過了濃厚的雲霓，經過了濃厚的朝霧，於是我們的宇宙更其燦爛了

，金色愈是輝煌。我的身軀也更焦熱了，我的鵬鳥更其昏迷，更其疲憊。

金色更其輝煌了。然而我的眼睛却有點迷惘了，我的身軀愈是焦傷。鵬鳥也正彷徨。可是我知道這還不是那美麗的所在。我厲聲叫着我的鵬鳥向前。

驟然的我的眼睛清楚了，我的身軀也不感到痛傷。我的鵬鳥還甚健強。於是我向四週一看，我恐慌了，我知道自己是躲在一位女子之前。

「請問這兒是甚麼地方？這兒是不是太陽的殿堂？」

「哦，美麗的青年，你就是說那美麗的太陽的廟堂嗎？」

「是，就是這美麗廟堂，請問離這兒多少遠？」

「可是，青年，那是去不得的，去不得的，那是多危險的地方。你知道你先前已經迷惘，神用了多大的力量挽救你於死亡。青年，尊敬的青年，你還是乘上你的鵬鳥，飛回你的故鄉去吧。」

「就是你，唉，就是你這個可惡的女人，你把我引來這裡，你把我……唉，你這可惡的女人！」

「呵，青年，不要怒氣，不要怒氣吧，神將予你平安地回去。」

「噫，這就是你所賦予的幸福，這就是你所施捨我的平安嗎？唉！可恨的女神呀，你將予我的幸福，你將予我的平安，呵，于我有甚麼用呢？你知道如今你把我我們的金色的陽光囚禁了，你把我們的幸福抑屈着，呵，是多末的不幸呀，還求你賜福於將來？呵，渺茫的將來，多渺茫的將來

啾！」

「可憐的青年，那是去不得的，去不得的沒有人跡的地方呀！」

「沒有人跡的？但那是金色輝煌的地方呀，我是不怕危險的，危險何須顧慮？女神，快樂的時節我是不願意記起那危險的呀。啊啊，女神，那閃耀着的陽光是多末的可愛啾！可愛啾！」

「噫！……………」

于是我的鵬鳥又復喜悅地振翼翔飛于金色的陽光之下。

十八年四月五日

夢的追思

從夢裏醒來，看見滿庭的黃金色的月亮。我想，這是怎的一回事呀；我不是已經醒過來了，怎麼月亮還是像夢裏的一樣的淡黃的金色？呵呵，如此樣的幽美的月色，如此樣的一塵不染的月亮，我實在不能再睡了，實在不能再睡了；我愛這美妙的神秘的月夜。

我是幸福了、我微笑着；我追思夢裏的美妙的月色，我追思夢裏的清

幽的歌聲——

——我的小屋變成夢裏的天堂了。

是密排着楊柳的小溪之旁，我靜悄悄地徜徉於溪旁的綠茵之上。那滿佈在地上的蠕蠕地移動着的一絲一絲的柳影，那溪水的微笑所顯現出的鱗鱗的柔光，那天際的浮雲，與及四週的神秘的自然景物：呀！我微笑了；我覺得自己已不知何時被引到這美麗的天堂來，這幸福的天堂！

這美麗的天堂呀，月與星都賜我快樂的，幽美的，桃色的，甜蜜的思維據着我的心胸了。呵，我是幸福極了！

忽然的一陣微風吹來，我身旁的樹影也變動了。微風吹來了一陣柔逸的歌聲。

我倚立着——這歌聲特別的引動我的聽覺了。

——呵，這美麗的歌聲喲，是如此樣的奧妙，是如此樣的婉轉。呀，是黃鶯在歌唱？是天使的奏琴？……

這歌聲使我遙頭遠望。

啊啊，我看見了！我看見了！在遠遠的小峯之上，坐着一位白衣散髮的姑娘，她在奏琴，她在歌唱；啊啊，這位姑娘，她微笑了，她怎的舉手招我到她的身旁？……她又微笑了！

神呀，在你這神秘的月夜——你的天堂，我碰見我的聖母了，我的姑娘。我幸福地微笑着，我微笑願將自己的身軀永遠地永遠地偎着給我幸福的姑娘。

然而我是醒過了，我是醒了，我祇能夠追思——

我追思那神秘的幽美的夢境！

我追思那清婉的迷人的歌聲！

十七年七月十五日。

夜祭

是在深黑的夜間——

這殘塚滿道的野途，祇是無限的神秘，呼呼的冷風，好像許多無依的遊魂悲痛的呼號，莎莎的落葉，正如一群青春的骷髏舒快地拿着美麗的薔薇在舞蹈。呵，一切林裏的鶯啼，一切草坪的蟲聲，祇是無限的神秘，無限神秘的聲響。

天上的雲是黑——沒有星光，月亮，與及樹梢草叢的飛螢，黑漆漆的野途之上，祇我一個心靈顫動的浪人；我懷着說不出的哀思，我懷着無限的幻想，我在這黑漆之途摸索前進。

我摸索前進，正如青春的時候冒險的探求。

然而我摸索前進，并不如青春的探求終無歸宿，我發見我的墳墓了；一座了無人跡的，滿生野草，且已頽壞了的荒塚。

我的身心皆戰慄，我大悲傷，我倒臥於野墓之旁。我顫動的唇，我戰慄的手，親吻，撫摸那似乎已經苔蘚叢生的碑石，於是我悲痛，悽愴，惋惜，我洒了幾點淚兒在墓上。

——就這樣的別離，別離千古！

我在悲泣，我覺得自家是孤零，流浪，將永遠，將永遠如一隻迷路的羔羊聽不到慈悲的聖節的聲韻；將永遠如一隻流浪在天涯的孤雁，流浪終生！

唉；無限的憶念、無限的傷痕，又從劫後的餘燼復熾。記得美麗的樂園，曾經有不小優遊的餘影、幸福之泉，也遺下許多微笑的微波。呵呵，而今人逝了！逝了！一切，一切的青春，偉大，愛戀，願望，奮鬥的精神皆深葬在這頹壞之野塚了！

——呵呵，一切，一切皆隨之深葬這頹壞之野塚了！

我想了許多悲痛的過去，我嘆息那無歸宿的將來，我更悲泣了，我涕

淚交流！

呼呼地冷風又吹了，莎莎地落葉的哀音，……一切，一切的兇酷的呼聲是示我迷茫的將來！

我惺忪的對着黑漆的天空，對着死灰的大地，與及無數頹壞的野墳：
呵呵，一切的愛戀奮鬥，一切的幸福光榮，都是如一個幻夢，都是如一個幻夢呵！……

呼呼地冷風又吹了，莎莎地落葉的哀音……

十七年十一月八日

暮 鴉

我獨自躑躅在荒蕪的野徑，我悄悄地注視那消瘦的長影。呵，我是多末的飄零，我的境遇是多末的淒愴！該咒罵的上帝，你遍植荆棘於人間！

「苦呀！苦呀！」

轟然地兩句淒切的叫聲在我頭上的枯枝發響。

噙噙，這聲音是來得多末的淒切喲，彷彿是疆野的征馬的哀嘶，彷彿是迷途的羔羊的苦叫。呵，這悽咽的吶喊呀，它把我的躑躅停止了，把我的思潮沖斷了！我驚奇地擡起我的頭來，我覺得這悽切的叫聲是特別地惹人惋惜。

「呵呵，烏鴉，一個可憐的烏鴉！」

我看見是一隻可憐老鴉。

烏油油的羽毛已經有點蒼老了。牠悵望着黃金色的夕陽，牠悵望着天際的雲彩。這顯然是失羣的迷惘者了。

然而我覺得奇怪：牠不是像駝鳥一樣善群，像螞蟻一樣團結，怎麼現在却孤丁丁地獨自飛到這枯朽的枝頭哀鳴？

呵，這是被熱愛的戀人所擯棄？是被親切的朋友所絕離？如今，牠不是在哀訴牠的悽苦？——不，不，是在追喚牠以往熱愛的戀人？是在追喚牠昔日的知心的朋友？但是，可憐的烏鴉呀！牠們是把你擯棄了，將永遠的永遠的把你擯棄了！

「苦呀！苦呀！」

這如泣如訴的叫聲呵，它引起我微動的心潮，又復洶湧；它引起我殘餘的眼淚，儘量長淚！唉！是多末的惆悵喲，我覺得自家比起這可憐的烏鴉，是一樣的孤苦，是一樣的悽愴，前途更是一樣的朦朧與渺茫！

「苦呀！苦呀！」

——烏鴉喲，你不要吁嗟你的生命之淒涼，你不要吁嗟你生命之飄泊

！你該知道人間是滿植鳩毒的荆棘！

「苦呀！苦呀！」烏鴉是悽叫着。

「苦呀！苦呀！」我的心是應着。

「……………」

「……………」

十七年八月四日

深宵底摸索

我迷惘地在荒野迂行，我知道這是失去春光的深宵。沒有同伴，祇我一人靜悄悄地摸索前進。

這兒是寂靜，幽沉。沒有春日的誘惑人家的美麗的薔薇，沒有春日
的幽唱於翠柳之梢的黃鶯，沒有一切春日的美好，沒有一切春日的柔情。這
兒所有的祇是枯黃的落葉，這兒所有的祇是呻吟微弱的蟲鳴。祇有黃葉，

蟲鳴，寒慄的夜風，與及那蒼灰的天空淡月與雲影。

……是秋夜了！

我知道是秋夜了。秋夜，我們的可愛的春日已消失了；并且，我們的鮮艷燦爛的薔薇已經枯朽了；動聽的鶯的歌聲已經消歇了！呵呵，一切已經枯黃，一切已經消失，一切已經衰老了！

……這已失去春日的深宵了！

這已失去春日的深宵，祇我疲憊的旅人前進。摸索前進——

我迷惘地在寒冷的夜道前進，我迷惘地看見幾株在春之日曾經茂盛過的野花遺留下來的枯黃的枝幹，我迷惘地聽到虎虎地似是烏噪的松濤……

呵呵，這些，這些過去的殘痕呀！

在這迷惘的夜道之中，我看見南方是一幅無邊的黑海，那裡沒有燈塔的紅光，也沒有船隻的往來，但，在浪花湧上來的時候，我却看見很多在春日與我相戀的少女，與及那與我相好的青年，他們是在嬉戲着的，是在兇惡地狞笑。但，浪花低下去的時候，這兇惡的幻像也低下去了。

我覺得奇怪，懷疑；在春日，他們都是溫柔，美麗，親切與可戀的，然而如今他們祇給我狞笑……我驚奇地追思，我追思過去的傷痕：

「……………愛戀……………友誼……………互助……………」

我知道一切的人類都是殘酷的司芬克斯！

但，我懷疑，懷疑神賦予人類以愛戀，榮譽，希冀，互助，永生的歡

情，親切的友誼；却又賦人以殘忍，自私，瘳惡的獸心；也給人以短小的微笑。

呀，這短小的微笑啊，它是毒藥，是麻醉劑，它息滅了我的生命之力，息滅了我生命途中的微弱的光芒！因而——

我的摸索愈是迷惘，迷惘終生！

我迷惘地在荒野迂行，我知道這是失了春光的深宵。沒有同伴祇我一人靜悄悄地摸索前進。

十九年的一個秋夜

女屍

我夢見自己在荒寒的野外行走，心中無事，狀極閒悠。

忽然的聽到一陣意外的聲響，於是不顧一切，我跑，好奇心驅使我拼命的跑

心想，這是怎的一回事呀：沉寂的夜中，荒的寒野外，會有這樣的聲響？

我仔細的聽聽那前面的聲浪，我回首看看那背後的長影。於是更努力的向前跑了。

這是一個多奇怪的景像呀！

我看見一羣男子擁擠地站在一條窄小的山徑上，遠遠的探望着—具僵直的女屍。

「是昨午給她的第二次的男人恨恨地刺死的。」

「但，太可惜喲，年青青地！」

「但也該死了啦，十八歲的娘子，便犧牲了四五位的青年。」

「聽說曾害了一位學者的！」

是那群男人的說話。

哈哈！我真快樂，我看到一個被上帝處死的女人！

我和其他的男人一樣奮興着，我并不恐慌。

——啊啊，你這人面獸心的斯芬克斯呀，在你的靈魂未離開你的肉體之前，你這妖媚的眼睛呀，你這玫瑰的嘴唇呀……呵，曾經誘惑過多少青年的渴愛，曾經犧牲了多少青年的誠心喲！現今，你一切都祇供野獸的噬食，祇供蟲蟻的饜腹了。然而你還不把眼皮掩上，你尙留戀人間？

我痛快的跳躍，我大聲的禱告：我祈求一切的猛獸快來噬嚼她的眼睛，我祈求一切的蟲蟻快來蛀食她的兩唇！呵，我痛快極了。

然而我奇怪，我矇矓地看見一羣羣的野兔，一隊隊的螞蟻洶湧地向着這具女屍走來——

「咄……咄……咄……」是野兔的咀嚼。

「唧……唧……唧……」是螞蟻的聲響。

于是我更快樂了，我且高歌。

然而當我醒來時，東方且白矣，遠處傳來一二句叫賣菓子的嬌聲，我知道女人并不曾爲猛獸所咀嚼。

十八年七月十五日

雞雛的故事

——無母的悲哀

今天看見外甥們哭着的悲哀，心裡忽然記起了那雞雛的故事來——這故事，雖說是很故很故的事了，可是一時的激動，突然地却又湧上我的心來。

記得是十二歲那年的端午節，族兄某從鄉間帶來了兩匹肥美的雞雛，說是送給我當作小小的禮物的。我從小就很愛細小的動物的了，我憎惡那

茸茸的長毛的大黑狗，牠們兇惡得使人討厭。可是游泳在池邊的小鴨，和那純馴地老是睡在那棹旁的貓兒，我是頂喜歡的；自然，這回族兄帶來的雞雛，我是很喜歡的了，我的親愛的弟弟也是喜歡極了的。

可愛的雞雛，絲絲的黃毛還未十分地長齊；大抵是孵化還沒有多久吧，各處都像不十分強健的。於是我更細心的料理牠了；我把肥美的食料餵牠，希望牠早日長大起來，希望牠長得如圖畫裡的鳳凰一樣美麗。

但是，這給我十二分奇怪，我十二分不安心；我給牠們的是肥美的米和肉，我給牠們的是美麗精緻的小籠，我給牠們一切的美滿的安適。但是，這可憐的雞雛啊，却終日吱吱不停的苦叫。把食料餵給牠們時，牠們并不十分攝取；把牠們引到空曠的草坪來，也看不到牠們歡悅的舞蹈；祇是

淒切地合叫起來如冬日簷下的小鳥一般吧了，從未見過牠們有着一刻的歡樂的。

然而我并不因此厭惡牠們，我知道牠們的叫喊是十分的悲哀十分的淒切的。

如此樣的過了五六天的一個清晨，我聽到那吱吱的叫聲是更加淒切了，我拿了些碎米正想餵牠們；呀，這更不幸了啦！那匹貴毛的已經僵直地死在籠裡了，其餘的那個正苦叫得如同喪失了娘的孤兒一樣悲傷了。

如同一樣的悲傷喲——我十分地痛惜這可愛的鷄雛之夭亡！

從此，這可憐的孤零的鷄雛更加悲傷，更加不幸，吱吱的叫聲更加淒

涼了。牠終日的冥想，似乎在祈求牠姊妹之更甦；終日的悲叫，似乎在呼喚牠娘孀的歸來。

——失了娘的孤兒，失了姊妹的孤兒喲！

母親和弟常有這樣的傷感。他們是和我一樣的悲惜這不幸的孤零的鷄雛的。

有時，夜已深了，還聽到牠那悲切的叫聲，我總是起床對着牠，無心地安慰牠。然而，這竟畢是不可能的，這安慰是不能給牠半分舒快。我在燈光之下看見牠那消瘦的長影，呀，牠是更可憐了！我十分的不安，我十分的憂慮；恐怕牠或者會如牠的姊妹一般的夭亡了。

後來母親說要把牠帶回給族兄的母鷄抱護，才會脫離夭亡的危險的；

恐怕不是肥美的食料和精緻的小籠能安慰牠零丁的悲哀的了。於是真的便給族兄帶回去了。隨後接他的來信說這可憐的雞雛是長大得如其他的大雞一樣可愛了。

唉唉，喪失了娘的兒子是這樣的不幸，是這樣悲痛的喲！

十八年元旦後二日

蘭的影

我的心異樣地無聊。我靜坐在院中。

這院裏沒有甚麼名花古木，也沒有甚麼會引起別人歌詠的異跡。祇東籬那邊栽着一棵蒼老的松樹，和幾盆已漸入衰境的蘭花而已。然而這是最敬愛的。在世上，曾經有無數的花木給我注意過，但我生平從未見過這樣深玄而神秘的松樹與蘭的。我覺得那穿過松針的淡月和移在籬牆的瘦弱

的蘭影是埋藏着無限的誘力的：生平往事，它會引誘我們遐思；未來的遭遇，它會引誘我們喜悅的微笑，或是惆悵的吁惜。呵，牠是隱藏着無限的誘惑的。

松的月，蘭的影，實在太深意了，實在太玄秘了！

提起了這些蘭花，往常都會記起我的亡姊來——

我的姊姊是很喜歡蘭花的。她無論何時都在栽植她的蘭，雖然沒人家滋蘭九畹之多，可是一入院門，這些蘭花是會給你特別的注目的。她的目的并不是想研究園藝的方法，她也沒有如古時的才子佳人的寄語花間的逸趣，至多也祇是喜其香之清幽，愛其花之逸美，因而栽種之而已。

在清晨或是黃昏的時候，她常一個人靜悄悄地在細心灌溉了。每逢春夏之間，她覺得有點不安了：她恐到花蟲多了，會蠶食它的花葉。她也願慮到風雨的摧殘；她願慮到炎炎的夏日。在濃霧如烟的冬日，呵呵，她竟如對着心愛的病人之將危。

呵呵，慈仁的父母，敬愛他嬌貴的愛兒，充其量也祇是如此樣的一刻不怠的吧：自然啦，我們的蘭花是美麗而盛茂的，花也特別的可愛啦。

她常在月明花開的時候，老是靜悄悄地望着盆邊的花影。大抵覺得這瘦瘦的影兒是太美麗了，太可愛了，她常常對着牠微笑——

——這瘦的影兒，這幽的香！

以前，我還沒有注意到那美麗的花影的，只覺得那幽逸的清香便是惹人敬愛的焦點了。但自從那年的中秋節之後，我開始發覺這瘦影的幽逸了；那天我們談到花之美那方面去了，父親雖然也很愛蘭，但他覺得和雪爭春的梅菊是更風逸而有騷意的，無疑啦，姊妹是最愛蘭了。而我，我是和姊姊一樣的愛蘭的：我覺得它的美逸，是世界上的塵埃一點也沒有染上的。

就此，我便和我的姊姊一樣的愛好蘭花了。尤其是愛它在月下的影兒。

——呵，蘭的影實在最神秘了！最幽逸了！

我的姊姊也常常這樣的說。她覺得它的影可誘惑人生。會惹起你許多的。

的遐思，會給你無限的虛幻。

我看見了這瘦瘦的蘭影，我想起了這一堆閒話。我不願我的姊姊栽植的蘭花枯朽，我且將它灌溉，灌溉到幽美，雙手敬置於我的姊姊之靈前。

十七年雙十節前一日

